

古巷回龙载彭城

杨亚伟

和风徐徐,远方好友来徐小聚。闲逸时,我携友人踏入老城腹地的回龙窝,在青石板路的蜿蜒曲折间,赴一场跨越两百年的彭城之约。这片藏于闹市的历史文化街区,不似景区那般喧嚣浮夸,只以青砖黛瓦、深巷幽庭,静静沉淀着徐州的烟火岁月与人文余韵。

回龙窝的光阴始于清代烟火,兴于市井寻常。这里最久远的屋舍已静立两百余年,一砖一瓦都浸染着岁月的温凉。闹市近在咫尺,车马人声隐约可闻,可一步踏入巷中,喧嚣便被层层古墙隔绝,只剩清风穿巷、光影斑驳,让人瞬间沉下心,读懂古城独有的静谧与从容。

回龙窝雅致的名字背后,有两段流传百年的渊源。据《徐州市志》记载,此地地势低洼独特,每逢降雨,雨水不循常理流出,反倒回旋打转、久积不散,形似漩涡,百姓心性淳朴直白,便唤其“回流窝”。岁月流转,世人便取谐音雅化为“回龙窝”,这一改,褪去原生粗犷,添得几分温润祥瑞,恰似寻常烟火沉淀出的岁月温柔。

乾隆皇帝迷途折返的传说,更为回龙窝添了几分传奇色彩。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徐州时,微服私访走

入这片纵横交错的街巷。彼时回龙窝巷陌密集错综,多有幽巷岔路,宛若天然迷宫。乾隆皇帝一时迷路,只得原路折返。民间遂传“天子回龙”的佳话,回龙窝的名号也愈发深入人心,代代相传至今。传奇未必真切,却藏着世人对古巷的偏爱,让寻常巷陌多了几分人文温度。

友人缓步慢行,摩挲着斑驳的青砖墙,感慨古巷藏尽彭城底蕴。我随其目光望去,白墙黛瓦错落排布,木格窗棂古朴雅致,石阶青苔浅浅覆绿,完整保留着苏北清代民居的原生风貌。四十余处古朴院落首尾相连,巷弄纵横交织,曲径通幽,一步一景皆藏古韵。古人云“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”,此番景致虽无禅院清寂,却藏着市井清幽、巷道迂回往复,不是前路闭塞的困顿,而是岁月留给古城的婉转诗意。

穿行巷陌之间,满眼皆是生机盎然的烟火意趣。改造活化后的街区,既留住了古建肌理,又融入了人间温情。老宅院被悉心修缮,旧木门、老石阶、斑驳砖墙完整保留,咖啡馆、文创小店、民俗茶社错落其间,古风与新潮自然相融。游人三两结伴,或驻足拍照,或闲坐闲谈,岁月洗尽旧时人

居烟火,街巷风貌虽几经更迭,悠然古韵依旧绵长,时光仿佛在这里放慢了脚步。墙头草木自在生长,细碎繁花随风轻摇,暖阳穿透枝叶缝隙,在石板路上投下错落光影。旧时这里是徐州百姓安居乐业的居所,寻常人家的三餐烟火、市井百态,都在这片巷陌里缓缓流淌。两百余年风雨更迭,城市几番扩容翻新,高楼林立取代了旧时平房,唯独回龙窝留住了彭城最本真的市井底色。

漫步其间,总能生出些许通透感悟。世间万物,顺流而行是常态,逆流回旋亦是风景。世人皆奔赴前路、执着向前,总以为一往无前才是圆满,却不知人生从无绝对的坦途直道,迂回折返未必是缺憾。正如回龙窝的流水,不疾不徐回旋流转,终能滋养一方土地;人生偶有曲折回望、驻足停留,并非停滞不前,而是沉淀自我、积蓄力量的从容。所谓“回龙”,从来不是归途折返的失意,而是不忘初心、回望本真的通透。

徐州本是历史名城,彭祖养生开邑、项羽秋风戏马、刘邦高歌大风、白居易燕子楼怀古、苏轼抗洪筑堤治水,无数风流人物在此驻足留痕,留下“彭祖

故国、刘邦故里、项羽故都”的盛名。相比于户部山的人文厚重、云龙湖的山水壮阔,回龙窝更像一位温润长者,不张扬、不喧嚣,默默收纳着古城的烟火日常。它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典故,没有名垂青史的文人题咏,却以一方古巷,收纳了两百余年的晨光暮色、百姓烟火,让彭城的历史不止于史书典籍,更可驻足、可触、可感。

余晖为古巷晕染出一层柔和暖调。我与友人缓步走出巷口,回望这片青砖古巷,心生万千感慨。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,无数旧貌隐于时代,唯有这些留存的古街古巷,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。古巷无言,岁月有声。回龙窝的美,是古韵与新生的共生,是沧桑与温柔的交织。它藏着彭城古城的百年文脉,载着老徐州的烟火记忆,在繁华城央静静沉淀、缓缓生长。市井烟火糅合文雅气韵,古旧风骨邂逅时代新风,终成彭城闹市中一处难得的精神归处。

回龙窝的轮回,是流水的回旋,是时光的回望,更是文脉的传承。古巷依旧,烟火未凉,每一寸砖瓦都藏着岁月深情,每一条巷道都载着彭城文脉。所谓岁月静好,不过是闹市藏古巷,烟火续悠长,回望皆是温柔,前行皆有荣光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刘启将吴惟珊抱起平放在床上,连声呼唤道:“吴姑娘,吴姑娘!”

吴惟珊发出阵阵咳嗽声,刘启见她苏醒过来,埋怨道:“你何苦如此,今后再也不能做这等傻事儿了!”

吴惟珊扑倒在床上哭道:“你为什么要我,谁让你多事的,我是死是活与你何干!”

刘启道:“世伯的后事你不管了吗?世伯还要你去找你的姑姑,这些你都忘记了吗?”

吴惟珊痛哭道:“我不管,我也不要去找什么姑姑,求求你不要管我行吗?”

刘启轻抚她的后背道:“其实这世上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去做的。”

吴惟珊喃喃自语道:“阿爹不在了,思哥也不在了,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?况且我一个女儿家又能做什么。”

刘启道:“你不想知道你的思哥是如何死的吗?你不想为他报仇雪恨吗?”吴惟珊抓住刘启的衣领问道:“你是说思哥是被人害死的,是吗?”

刘启点头道:“吴姑娘忘记柴房门前一摊摊血迹了吗?而且从坟墓的土色来看,他和宗伯邑应该是同日死去的,我已安排下属暗中查访。难道姑娘不想知道是谁杀了他们吗?”

吴惟珊咬牙道:“我定要寻到仇人,亲手将他碎尸万段!”

第五章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不觉又过了两年。青羊山谷底一年四季温暖如春,

吕思和郭小玉每日习练内功心法,已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。

两年以来,吕思的身材没有什么变化,郭小玉却已经长成一个姑娘了,身材曼妙,眉清目秀,飘飘然如仙子一般。她身上的衣裙早已变短,只得东裁西剪聊以遮体。

这一日上午,吕思运足内力紧贴崖壁向上攀爬,郭小玉仰首观望,不时地鼓掌加油。由于崖壁太过光滑,吕思在奋力攀爬到一百余米处时,内力陡然一泄,身体径直向下坠落,吕思连连用脚蹬在崖壁上,这才减缓了下坠的速度,直到平安落地。

吕思沮丧道:“看来你我只有在此度过余生。”

郭小玉眼睛一亮,背着手踮脚道:“难道不好吗?”

郭小玉自见到吕思第一面起,心中便有了朦胧爱意。如今他俩又在这深谷中共同生活了近三年,她对吕思早已情根深种,再也不能与他分开了。

郭小玉看了看吕思道:“外面的世界复杂得很,哪有这里轻松自在!这儿有吃的,有喝的,还有这么多奇花异草,清静无比,我当真舍不得离开这个仙境。”说完,向天空大喊道:“喂!喂!我们在这儿很好,有人听得见吗?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渐行渐远的剃头匠

孙培棠

人一上年纪,过去的那些事儿,就像地里的庄稼,一茬一茬地往脑子里冒。昨夜,躺在床上睡不着,眼前忽然就晃出一个人来——弯着腰,挑着剃头挑子,慢悠悠地进了村。

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,全村人都喊他“剃头匠”。那会儿,这个称呼可没有半点瞧不起的意思,反倒还带着几分敬重。木匠、铁匠、泥水匠、喇叭匠……谁手里有门手艺,谁就配得上这个“匠”字。搁今天,那叫技术工。

说来你可能不信,这个看着像小老头的剃头匠,那年才28岁。他是抗美援朝复员回来的老兵,14岁拜师学艺,20岁出师单干,后来报名上了战场,当了工兵架桥修路。

人是回来了,但长期在冰冻环境下干活,腰坏了、脊椎弯了,只有躺平了才舒坦。好在公社领导特批了他干老本行——那个年代,个体经营可不是谁都能干的。他是退伍兵,又立过功,算是开了绿灯。

他的家当简单得很:一头挑着烧热水的炉子,一头是个盆架子,上头放着脸盆,旁边还挂着一长条杠刀布。剃刀、推子、剪刀、木梳,往挑子里一搁,这就是全部家当。

夏天找棵大树,冬天寻个避风墙根,扯开粗嗓门一喊:“剃头喽——”不一会儿,男人们就围上来了。他按先来后到的规矩,有条不紊地忙活。先舀两茶缸热水倒进盆里洗头,然后抽出剃刀,在杠刀布上正反杠几下,这才上手。

那手艺,真是绝了。他右手翻飞,

刀光闪烁,也就五分钟,一个光溜溜的大脑壳就出来了。接着拧个热毛巾往客人脸上一捂,再在杠刀布上蹭几下剃刀,沙沙沙地刮脸,三分钟下来,人仿佛年轻了十岁。末了再用小剪刀把鼻毛修一修,干干净净,利利索索。

最后,客人满意地掏出个鸡蛋,当作理发的工钱。

他还有个规矩:先给劳力剃,因为他们要赶着上工;劳力们走了,才轮到老人和孩子。一个村,待上两三天,挨着排儿地转。20天左右准来一趟,跟闹钟似的准。

一天剃40个头,挣40个鸡蛋,一个鸡蛋5分钱,一天就是2块钱。别小看这两块钱,那会儿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,挣十个工分,一个工分才2分钱,一天下来毛收入2毛钱。他一个人,顶十个壮劳力。

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,整整20年,我们村就没来过第二个剃头匠,他把全村老爷们的头发胡子,打理得服服帖帖。

到了80年代,这个行当突然就没了影。村里乡里集镇上,理发店一家接一家开起来,灯红酒绿的,可那些腿脚不便的老人们,还老是念叨着那个挑挑子的剃头匠。可惜,再也等不来了。

我耳边那一声“剃头喽——”,早就被岁月封住了口。说起来,不是舍不得那个年代,是想记住那个年代里,那些凭手艺吃饭、靠良心做事的普通人。他们弯着腰,却活得堂堂正正。